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悳集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　瑶

清惠集卷九

明 劉麟 撰

書簡

與李空同二首

去歲過汴城屢屈文車甚懐高誼仰見尊體豐厚益美好遠勝於昔何止安健凡人閒居則索然有悴色公則不然有道在焉耳又有清和端嚴之氣使人親愛生敬

不敢墜落真有往時三君八顧之義惜吾土遼遠不得以時瞻奉取規益也將别時曾談及今冬入京事執事有教僕記憶甚明敢不敬承今年春二月忽臥病兩月一足痛甚再一月病愈足終不愈遂上疏言去六月再上必得去是天玉成我也即令足尚不能移動貴陽有兵變以此俟命秋晚氣清足健當拂衣東下矣即令杜門謝客公私有名之餽一切卻去人亦不以相及屏居一室如與空同君叅對者但懶惰不讀書藥物之餘習

噓吸之節掃地焚香而已此後幸以林下之宜裁示頗與同之賢郎秋闈必大得收録見名第更當修賀此高明不以為有無者蓋勲業既有所屬則此身用否亦甚輕矣故瑣瑣致意而我各與風波漸逺所望於門下者惟有强食静存以謹末路耳身逺心邇幸因言亮察

二

居官若辨省已實荒力微才澁困而已矣至於嗜慾之私頗少志不勝氣其大凡也愛想空同君子可以比於

好色好貨據此可親可達之衢而問閈常闊以困而廢者多矣靈壽老生一去不復相見以後日馳通路僕僕於今大局一更士醜不出僕以不能固執舊隱為恨今頗厎藩之狀欲裂韁絶靷而去又逡巡未忍若飲於廣筵想望欣欣成度百拜乃退是曰有終然未卜事理畢竟何如母弟妻子竝不入官蓋以彼自為已質志與事俱真也君子亮察畿内二年以來諸郡豐凶相半民亦小安前此為盜非民本意今諸道人皆夜行僥倖一時

曾立有社長正副以教其人從者頗多小盜遂息且能
時時舉治不率之民有司皆藉以行事又知北土之民
直質易導古意猶有存者知執事留意區區敬布一二
春來遘一疾幾至不起雖去疏亦不能執筆身世付之
悠悠今獲更生將自為之所此言公當與滇行過汴之
語同看不能行者不敢告也真切真切比來起居何如
海内交遊彫零略盡善養如公者無多誠可愛惜空同
子既有此名世不朽之文更無他事惟留意善養餘皆

瑣屑不足輕重也烱然脩然聦明耄耋君不可奪仇不得侵吾固取之天固與之勿少讓也節飡減好百福由此而進千萬千萬果遂所圖更當馳書奉報玆不一

與朱射陂

壬子仲冬十二日拜教驚喜無數第一得承健勝甚慰莊誦為書傳文蠢蠢凡夫坐奉名筆何幸日學延生今得不死不既多乎仰觀句法簡嚴光恊章程段落森森總成鴻構某誦已業如見古人噫嘻凡夫得此如服金

丹換骨種鬚遂自忘面目非已有也將何修以奉君教人曰後是可蓋前愆某實圖之冀不以凡庸累君華衮凡得文者例惟刻石吾能刻骨氣力雖衰中勇尚存敢以奉復驚喜至三伏祈亮之近有拙謀杜撰一圖自課大都放浪形骸脫離煩憒所謂長跪授老易者坐君清調曲下不忘企及即有未然血氣偶乖旋亦自復謹以其圖進呈伏冀裁正輒具一牌藏犀角盂中倘幸一采先生報主功成或可同歸壽域不然塗抹裂牌指示道

門萬惟不棄

與顧華玉

仰惟北上道氣横天而文明入漢大人利見時也善文者不能盡言惟有舉手加額而已士大夫只有兩大事公皆成吾皆不成覩兹盛美曷勝雀躍由吾身而下者可略上焉者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在大人君子得之若伊周之總百官衆志悦服大君子立言立德立功克明克順克勤克長克仁克智能成就兩大事天生之天

成之是以真榮實貴皆與道合故不成者心服而愧反也未聞先布喜感之私尚容另書悉陳不盡

與淩時東

奉手書一日聞邦直訃音不勝悲君之在遠本可念以此相形似不知君之難也邦直如此太初賢徵光甫又不足言矣不知執事聞此何以為懷大都人年長不能勝哀而可哀恒至奈何奈何何所寄佳作細讀數過使人動中不已但諷詠之餘清潤之氣多於悲慨知君有憂

有遺不適而康亦不以戀戀而病君之灑灑者不獨嘉君之襟抱不凡而樂天安土義亦宜爾若夫想望之私斡旋之力宜屬之鐵橋中丞者僕已備於書中敢不盡力彼必有以處此然在執事則宜安焉如終任黔陽者千萬千萬師儒無調官例蓋教無煩簡道無小大國家事有章程人臣豈能以己意行之熟計惟有收書一差為近可一歸展墓再計家眷之行亦一濟耳倘黄公能出常破例更是機會僕所言者人事之常耳思君切於

肝胃然會期渺茫惟幸強食珍養以踐前言黃書一緘幸轉致之有便希示復

與喬白巖十四首

公渡河而西某竚立瞻望至旌旗縹緲逸盡天末乃返吟洒之亭愴然不能執筆乃知離傷之苦君子所不免也近得王南原書曰朱顏日夜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處至感歎欷嘘東岡書曰飲中相顧色醉後獨歸心又婉惻戀戀集合二詞亦庶幾滹沱大堤之别計公則慷慨大

義而已安有是耶醉倦本不成書因公有命不敢不書亭下無精簡細潁遂拾髠毫殘楮略致數語况當郵傳中歩兵酒符則庶幾可原宥也

二

自大堤之别鄙懐無日不西豈漫然常談敢為門下道耶定州吏歸奉手書日月最近知還山之樂榮於入相而親交之接勞於下官葢此則真率易親而彼則森嚴可畏是以君子寧舍彼而就此也回看變態若公可謂

沈幾先物者矣數日來感念門下不以為恨而真以為
慶也蒼巖之約已訂九日奈何諸貴戚莊田部中近移
文云遣司禮公同來查踏旦夕將出其事正在河間與
蒼巖迴隔事畢不知當是何日我馬玄黃馳驟駸駸亦
不知置我於羈靮之間者誰也滁陽醉翁乞之不力令
雖悔無及蒼巖計當再書請期又念過此則有山陰雪
夜傾公緋袍出傌傳與徵仲圖之更奇絕耳日來郊關
之禁方嚴以爾西溪之約未決俟少定也小詩二三絕

本不欲呈上吏歸奉嚴命督促遂用慱公一笑大醜大笑吾計為大得狂諜罪罪外起履顧如所談太華山人不勝幸幸所謂圖南豈真有蟬蛻羽升蜉蝣天地者耶一日不病一日鼾睡圖南只在蒼巖之下亮納

三

山谷老人詠憂旱詩云柱擎乖龍有裂文乃知龍以行雨為勞蟠處九淵是其神處此義果然否非龍何以知龍敢敬扣於慱物君子幸有以示我也天氣乍寒一絲

溪上未便垂竿恐有神物在中不宜驚擾無任珍重之至蒼巖之約後期罷非得已姑容寛限必有以償也廪數升蟹數螯將獻

四

某自至日以後問程計晷以造門下將由贊皇縣徑借華陰之蹇製謝公之屐一雪便行已束裝欒水之上方行而卻惘惘何可云喻雞蹤南草各一小襃廪米一斗手製薰爐炭餅五十枚石刻數幅並上馳候然日走一

吏不如親見顔色若究亮鄙心則先吏而至後吏則返也嚴寒道體幸珍愛有一二近作欲上羞愧未能但念歸之意多於進取徒有嘆息

五

國家易置大輕雖云人事實由天命誠不謂策免至於門下此固非遠臣所敢與知獨念夫早人一守恒陽而耆舊諸公斷送略盡毋乃不祥自我名耶報自北樓宗伯即日寢食俱廢方具第三疏以希曲全之仁而事又

如此不知此身何以為計於邑之餘專人奉迎謹俟命于燕南趙北有便示以信邁之期為慰

六

孟大行之去攀之不及又數曠晨夕用是感戀彌切茲者風霜之氣日高幸起居留意以前啓日月不同再此申復所謂臨發又開封也

七

某近奉手教法度森嚴使人神情震慴自量菲薄安敢

辱恩至此抑情就役感懼兼深伏候尊懷少開乃徐圖

所欲為也頃以鄙私屢有干冒罪當誅絕謹專人禳謝

幸垂仁宥

八

恭聞節鉞下臨定興謹遣官屬各治所事候於境上若

武衛已移文分守總兵料理進之之才志足以供此幸

安意食履餘皆勿置念僕又恐定州節目稀闊親戒一

旅奉續前騶自此直盡贊皇諸境僕皆在侍惟幸毋疾

其驅庶足以少承朝夕旰跂之餘心神俱敝有懷不敢

一一

九

稿一幅以匆匆不及再書甘泉墓表一通並希入覽蔟

蔡子西漢一來喜劇若狂回詩云明春所有西溪到踏

遍蒼巖處處皆巳差人管局亦皆辦理而大同又報殺

總兵之家各關戒嚴是以不果少欲再回計寒暑執事

又不出耳貴宅離撫境纔一程甚是不曾放下此約人

還亦須示復

十

某到真定旬日計入境則已月餘拙劣之才供奉常格無足仰告惟有一事可稱謝門下久旱之餘甘雨適至今又沾足秋苗向瘁而翼翼與興雲興滿目吾民將垂涎於黍染指於稱食爪剥棗日有生事云云奉違門下忽忽經秋義範仁存昌勝瞻戀敬裁小狀奉候起居伏惟亮察

十一

其孱弱細人薦歷清階又遭善地顧何修何為可以仰報知遇之恩奈何奉役以來病日加而事日曠心有餘而力不逮苟延不去非惟上累知己之明抑且下干止足之戒小人之私知人之明相公之業某亦何為恐此病瘁而重貽門下之憂耶得從南原諸人之後榮則逾量事實順心欣然泰然一息寸膚皆仰荷相公之賜欲遲以己意疏請輾轉思惟嫌於負教再此瀆告必得進

止方敢陳述且一舉則勢難中止今之士論深嚴失實或以要相鈎飾為疑則愧悔何由可白雖日走門下厭煩被罪亦所不能計也至切至切恒山篆刻以寒沍僅得十幅先納此後當有五十幅與歸疏同上電矚幸幸

十二

某本孱弱不勝官守投閒乞去蓋自始授僕寺之官而已然矣既而明公當軸誤經題品捫心感遇死不能忘故黽勉從事殆將三年奈何命薄器微分已踰矣病誠

作矣事誠廢矣雖懷榮之意漸生而負乘之譏將至苟中人言豈惟傷公之明抑且喪已之志前書懇懇實以不專不欺仰盡事公之禮猥陋之私頗為詳盡今則困憊不支撫政益壞是以違公之愛而冒昧上陳也尚惟大示優容曲盡末學早蒙完璧足慰平生夫以凡下細人如此而歸將與西溪南原東橋藥物圃蘤丘園順適死則同情生無愧也雖一飯一息皆公之賜苟不僵仆歌頌不已由中之切自喻未能伏希少霽尊嚴察納幸

幸

十三

某駑拙賤夫不意過辱提耳之命唯當銘心刻骨守訓效死以報知遇更復何言然迫切由衷雖所戒議皆不敢避仰惟執事位望嚴寒猥瑣之私誰敢盡言但當喙而飛向榮而摧其中必有大不得已者夫人情曲已亂乃蒙羈縶必有非常狼狽之狀去亦晚矣好名擇便罪不當而又輕固將安意承之矣執事於某可謂生死而

肉骨又豈有分毫矯飾以負盛心敢輒以本情縷陳別
狀伏希宥死垂憐曲成幸幸

十四

孰復明訓豈惟不忍去亦誠不敢去也奈何即墨功高
難禁烈火邯鄲夢覺轉嘆流蓬日送歸人時悲往事是
以頓忘鈇鉞之嚴而干冒繼之矣罪加深重更望少霽
霜威扁舟南下告我石淙遼翁錫山泉翁皆能為某禳
解幸不痛加誅絕某又昧死敢告使門下諸士通塞各

存其品示天下以海涵地負之義此百世名德相君何以過惜言及於此氣褀樵漁陋劣多矣矜亮幸幸

與李東岡

自仲冬人來得西征議草深奉教懐已嘗具復然不盡萬一念惟機務至煩日來西征並作事勢稽遲君子之憂勞可知萬萬留神保嗇為慰近奉舉將明文畀劣以鋭應舉鋭亦部中舊物其淬而新之耳第大匠掄材每出樟橦楠梓之外是非賤工之所敢知旅久畏寒懐歸

益劇不識終此恚否歲殘謹此修問日攘之罪並候來

年照察幸幸

與張中丞

奉違逾歲再辱教章感仰不已伏承起居佳勝無任欣

慰茲奉驛傳明文藻筆深研仁聲遠被地方大幸不然

羣聚合黨旁溪曲逕至於破綱維而汙郡縣亦理所必

至是議禮外又添一事或非令日所宜也不如因而撫

之以俟中外之定收拾渙散惟在執事轉移之力僕於

此不敢分毫謬妄言如無物有如皦日伏惟采納

與汪閒齋二首

某惟婁氏家法有唾面之戒第未有如今日唾者之横也假令師德尚存不知何以處此一笑一笑雖然雙溪之間杳然迥復雪月風花久無收拾溪山之靈擇賢主典而竟得其大者賢之大者神之奇也一之已甚又復增其一且得於塤篪連理之間彼固若滿其意矣獨不念人有家國也哉公及長公於是歸也無事之日當爛

醉溪山深嘲極詆譽江海而歌恒岱彼將惘然自失曰彼天下之士也朝觸而天柱摧夕煉而天漏補片石硜硜涓流湜湜誤人家國將舍公而不敢戀戀矣若以為入山方深入林方密怡然而安翕然而譽使如玉君子竟為外物所得則吾道將奚賴焉長公寡詎勿以俚言告之得其譏譽溪山之作間以示予何如某不日解綬東歸登臺握手追虎丘之遊醉真液之酒大叫其間或見桑田於東海之東乎寒暄雖多壯懷激烈不復致詳

惟千萬珍愛

二

僕以執事埀察於生獨詳故當銓未幾輒以巳私塵告執事必曰君子未嘗不欲去未聞如此其急也殊不知波蕩之餘物情非舊鴟張狐假緩則及身雖蒙埀察亦無及矣其出撫叨仗公議百凡無所假借門剌生毛大璫斂手今欲變之豈勝抑鬱熟思惟有一去正德間一為編氓再投病廢不為君子所棄良由於此今且病日

益甚官常久曠公秉國鈞豈宜苟容不為之所耶罪在
全身事非干進例得原宥
與董壽甫
日來大方伯未有能黔其首者以公之才若内執政在
行省耳珍重珍重㫖惟秋臺落日魏闕疎星交游之在
四方可逆追而數不謂癯然兩鶴毛羽尚輝輝也何日
入京聯鴐再奉清塵了却公家商量故業必更有久要
之義夢寐此懷他無可告慎食加攝以終此約且南郡

雍雍公家履聲在耳偶尋髙躅未可即謁投閑弟以公之俊逸不常頗有阿閣羽儀之像輒因短翮相呼相嗔於丘隅岑鬱之間計亦疎矣遠中不知竟以何者為是先希見報

與李虔甫

恭聞正位中臺天下想望況宿聞輿情已非一日卑人辱在年末為喜為重如何可言自得新命以來再三走使馳問以河氷不得大旆所指之處日有懸懸兹道路

傳喧由臨清而北謹專人馳候道左仍以地分清嚴不敢具賀輒有茶米將意亮不以菲陋為罪僕將躬候於金臺瀛海之間冀領所不逮者伏惟照察

與崔光禄

伏自白巖太宰過恒辱示手書懇懇未報某日來奔走坐臥不寧職分則然所幸有圖皆就地方粗定亦藎苟禄之羞惟是病瘁未歸毌情默默不敢向人言耳仰企尊候清華轉逼動履益康因鼎俎而陳仁義蓋五就而

一德也使聖明由此知正味而重鹽梅則中興大業染指一時垂涎天下同寺舊僚與有光也春和拂衣睽違益遠矯首無任拳拳

與鄭山齋

辱手書誠惻深感至楊總兵之疏又蒙優納俱奉至情感甚伏承視篆以來機務一新天下想望若明公可謂體用完具而左右逢原者矣企仰如何可言願益珍愛某復有一言自大同有事以來斂境戒守彼中逃亡如

水東注人頗驚疑或致聚而為亂今悉捕獲關守頗肅惟逃軍解部發落欲照常發三關瞭哨恐致彼中缺人直解彼中則解人必不能去有軍解俱逃之理尤為可慮希留意一處又惟機務煩勞未有甚於今日以大才應之必有餘地但前輩於此食飲起居必令另項區處念此身以為國家安危所繫不可不愛聞黑牛乳最良視章勞劇必致口苦飲此一二盃饑渴皆宜可小試也

與楊邃庵

恭承明詔敦用元輔治表彰彰想望之懷何可云喻但以心膂之重而股肱於外未免少違衆志豈以西事艱危皇情迫切誠有所不能顧者雖然免冑一見使敵知令公之安則天下受賜多矣台正鼎居深嚴密勿亦惟旦夕願相公純忠雅度一以人窮為念計安拳拳仗義徂征勿復疑也竊惟期頤上壽方此遠行必萬萬加意保攝祚闕人國豈復尋常千萬千萬言及於此恨無羽翼西向以奉周旋謹遣人馳候

與陸玉厓

二月間僕遘危疾有不起之勢悲嘆殊甚其初至也手足一刻麻痺重若數十斛者至第三日方知痛癢其痛如遭搥撲呻吟達於晝夜至七日水火始利而周身變為焦灼瘁黃之色兩目兩耳尤甚醫者皆恐懼不敢用藥僕亦自以為貪求太過天當降此但以不得生見骨肉為懼不意一旬以後仍得減輕今十去其五尚時時飲藥未有速解之法深恐其復作也請巡按衙門舉奏

庶幾得允然為人所去留又將四方疑之恐無以自白鄙懷如此伏見來書切切以未見為恨然則公在神境界不知葢靜極而動自然為運僕亦何敢深言但數窮理極是以十年乃字幸再少從容大名兵備久得禍恐不能終公之事令又并此衙門裁革不設此官更無何行也大名府曾回報浙江無再行公文到府而王守亦中風未出此事大都嵗久失真官吏又以巡按駁行皆畏憚此官因而縮手行行且止自昔為然緣此官事權

隆重吏民積習喪膽一時難變易也且各官皆緣事患病不得盡力亦迍邅之運使然奈何章疏事極見論議之精然聖教誠惻聞臣下論此者輒痛悼不食雖親臣必疎若疎者將不止於疎然疎可為也加於疎不可為也明哲保身君子或有取焉言至於此猥陋難聞但執事於僕有骨肉之誼不敢談笑道之南京秘獄城西勝樓曾相嘆息亦以生還為幸顧公為少記憶僕自抱痾以來志衰氣餒惟知求去伏承偉論駭嘆震恐又赧然

深以為愧當噤無一語可也顧譊譊沮之豈不厚顏雖然區區之情謂忠於朝廷則未謂忠於門下則有之矣公志於遠而僕守其近固未為無見又惟僕以菲才謬膺撫職缺失萬千所謂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耳一笑一月前作一書未遣得病留在恒陽令出巡於趙前書不得送次作此不詳不慎又以病腕令吏人代書皆非故步即此亦可以少亮

與王履約履吉

某以非才謬有撫事在躬夓愧成痼近數上疏求去值時事以拘繫焉意窘不得遂非有如前輩受知之盛日有惶恨昔人所謂失脚下漁磯然却顧追思事誠如此奈何今北有禮禍南有瘦禍邊方有疾視其長之禍並以茍延得免但陰據於此勢若偷生若伸嚴大義不可一日留也事勢少定必思所以自謀家委之浮沈亦已數年則畀人本無進取之意或可鑑亮年餘奔走七十二城邑中間有連句寢食皆廢殊不逮坦居多矣況此

外有危辱之機耶以爾日夜念歸自素翁去後二公起居皆不聞想擇勝據深精進遠覽少與世接方之碌碌者當復何如多故以來才賢彫落上下無人料理此天下之大懼者二公天之所厚望留神經濟以奉家國之急未可以鄙見倒為戲談不加視聽愛精力仍在立言之上

與王南原

五月間得石亭書知嶽母夫人暨尊閣夫人俱已仙逝

此等烈禍一時竝至悲痛如何可言人謂鄉邦疫氣流行無賢不肖皆懼此禍以執事純心懿行天應別作區處乃漫無損益福善之言自令不足信也已而聞之行道之人又云執事及令器亦在病鄉令人驚懼膽落繼有過者又曰已平如常僕心氣稍定是時流行之毒一鄉千百家或無一免而一家千百指或無一存可謂烈矣賢父子幸能無恙可謂魯之靈光福善之言要亦未可盡非某辱在門下奔趨哭奠既不得行而問慰助相

又不及期真骨肉間大罪人也區區在公款局與巡按相同自塞内顧之門家事已付之浮沈然不虞至親有此念之悚慴是月中官以迎獻帝神輿南下其氣焰若雷轟電掣不知措手及其既還若天旋地轉無可逃避日行三百里朝夕奠又復如儀蓋全無寢食之時矣因與巡按者相向而嘆曰百七十餘年始有奉迎一事而吾人當之所謂何幸躬逢其盛也言幾囘成慘禍至八月乃畢南行甫三日而大同大禍繼之遂扶持病身西

登紫荆倒馬諸關整兵設備窘迫憂惶尤甚蓋亂在我軍勢窮而潰直至三關之下六府皆為戰場宗社密邇其關係豈可勝言以是寢食並廢乃忘其所謂病者今九月將終尚未全安由是不與鱗鴻相值忍心失禮以至於今萬罪萬罪嗟乎節哀順變親友常談公之哀甚而公之變極矣不加節順必有不勝其變而不能盡哀者矣某又豈敢具言惟千萬垂察

與杭東卿

自道旌西臨河洛尚缺問闓昌勝悵惘中州名藩非簡
帝廷者皆不輕遇以爾知入贊大猷亮亦不遠拱聽拱
聽切念尊體康勝方伯位尊責重中年以後精力尤宜
愛養勿以苦吟耗之且向來勳業更多有限家資無名
浪費不可不早為之所治有空同能無技癢又聞此道
既得鬚斷鬢皤皆不自愛竟不知果有是否李元任於
惠卿老先生為同年其視門下亦有鄉曲在諸幕中不
知能奉殊教否項王中丞惟忠論薦屬僚元任與名端

介之操當亦自有知者伏希門下留意

與秦鳳山二首

僕庸愚豈敢厚望於君子之門頃以地方迫切不揣分量冒昧祈求方恐恐自謂必罹重譴不意仰荷玉成雖至恩所施有在而餘波橫被實多又惟沈謀晝下執事體國安民休休之風豈近世之所皆有令而後執鞭請役凡在門下何所不勤惟盛德始終垂庇不倦

二

某淺陋多病叨竊重地幸免罪戾皆頼明公扶持之力
感當何如是月二十四日解纜而南北望光華豈勝戀
戀已嘗専人陳謝時尚在境内今則長往更此少伸拳
拳糴糧一事亮能重念但前啟以匆匆未及致詳仰惟
執事在生民父母天地之義若將此項銀兩少不留意
或諸司花費或抵作别項支解此民士以及官吏咸怨
入骨髓某雖病死亦不瞑目惟得隔别委官糴穀誠合
勑旨并本部原行之意至懇至懇六府已收鞘者八萬

有零俱去冬已前之積今幸又將五月各府未收之數與各府縣當不止二萬一千五百盞走馬未定之數查過即有不同易州六千亦是未收之外瑣瑣勿厭勿罪薄劣不稱任使此其一也伏冀矜察

與石熊峯二首

某病士得歸若魚投大壑雖當圉圉之初實有洋洋之想奉荷回天之力實同再造之仁鐫刻深衷無日可忘人還側聞道體康和其於吾道真大廈巖巖之一木也

是言豈惟區區一人之言哉幸若時益加珍愛比擾擾以來門逕迴殊在某迂腐下材揣摩不熟不謂逾年而物情至此北望名德終始至教惟有門下小士人飭躬矯志垂三十年豈忍流浪自廢以爾維持拯捄不能無望於仁人也病困之餘固陋可笑但念違教益遠悵惘多懷書何能悉

二

某於四月二十四日入舟旦夕解纜而南自兹去門下

日益遠矣前此已嘗告辭然病軀不堪驅馳尚未出境今賴庇漸減乃長往也辱愛深重再此申顫無任拳拳別楮所陳乃儲積未了事件在鳳山司徒有行得如所請隅別委官糴買深為地方之幸倘或司徒稍不加意因而別項支費大失官民之望又復頭會箕斂以為預略其病困斯民何可勝言此一方命脉所係惟公仁念鄉國司徒來見之時鼎言及之則區區病夫受賜多於折內之民矣逝梁發笥雖棄婦所戒然苟利於民不愛

髮膚願執事無納計三四日可至安山崇武勢與恒陽岐絶雖欲馳候亦無從也伏惟鑒察

與馮司馬

杜太僕來傳致華札感荷無似但此書今年三月方到以爾謝覆稽遲其罪不在僕也伏希照察遠惟動定康勝福祉日新但國務方殷兵戎尤劇拯溺救焚必為蒼生一出可也孟子有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公勿以區區之言為謬㲉老當筵每見郎當舞袖今日事本自難為

公必鼓掌大笑某不及奉見耳朽病自知誤事及今引去庶幾寡過一丘一壑吾意易足病孱細人苟延至此過分即日南行奉楮陳別不盡區區

與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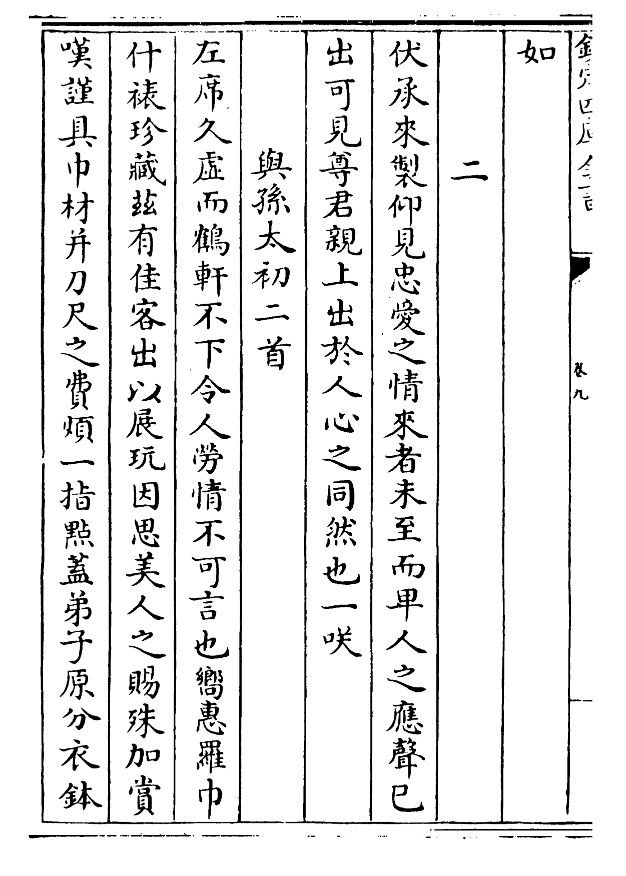
母生三女惟汝賢兄為妹擇婚惟汝得喬木又名宦之家後來事變兄豈能知使克思愚朴必無今日所謂反被聰明誤也我嘗勸之克思以為不合嗚呼命也吾妹遇之亦吾妹之命曰章曉事今又長成比舊益進能勤

身守業亦不為貧若懷父之寃念祖之志感今之廢為恨豈有窮盡古今成敗多由於天使日章輩生賢孫克振前烈安知不轉衰為盛門户寥寥無乃君實親家英豪太過以有令日妹能守困待耳百凡寛厚人雖不順天必助祥兄之所見如斯而已今日兄休官閒居身體比在泉之日頗健此即盈虛之道但吾妹不我信耳小大皆承惠扇一一皆到皆平安無煩掛慮一二年間回饒祭墓相見有期珍重珍重正日同我回家同回亦可

會時商量保重保重妹見此寛意綿粉件書輕黷罪罪

與甘泉二首

佳作謹為書入册規約漫書奉令兄先生弟手寒筆澁略寛數日和金山稽山諸作殊有竒思真星下泉湧不可及也新正始會已於來翰註知字乃約中家法他處幸轉致太初處約還未盡去而呂東且至渠不能會其中義必以僕為簡也懶病怕客乃爾可嘆太初生子豈專氣致柔為之邪此人倫之大真可賀也打喜何



如

二

伏承來製仰見忠愛之情來者未至而畢人之應聲巳出可見尊君親上出於人心之同然也一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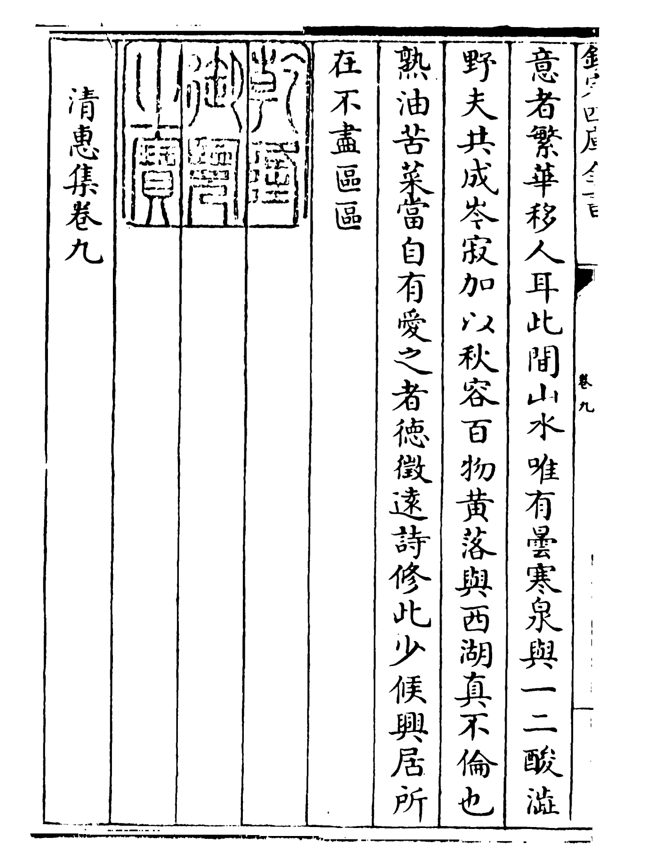
與孫太初二首

左席久虛而鶴軒不下令人勞情不可言也嚮惠羅巾什襲珍藏茲有佳客出以展玩因思美人之賜殊加賞嘆謹具巾材并刀尺之費煩一指點蓋弟子原分衣鉢

之意耳如何如何秋入湖山清淨益甚人回幸有以度脫塵凡也

二

新秋吳德徵為予築室南垣在萬榛之中門曰衡門堂曰居貞吾志公可因是而求之矣柴翳一來便成仙界劇談長嘯臨水面山盤谷不可為昔人有也居貞之名吳興郡伯所題蓋諒予之志而因以示戒勉者頃奉教云新秋當至今秋老木殘而苕溪上笛音竟杳然不聞



意者繁華移人耳此間山水唯有曇寒泉與一二酸澁野夫共成岑寂加以秋容百物黄落與西湖真不倫也熟油苦菜當自有愛之者德徵遠詩修此少倈興居所在不盡區區

清惠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悶集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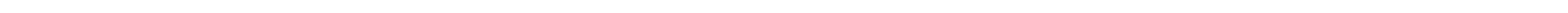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　瑶



欽定四庫全書

清惠集卷十

明 劉麟 撰

書簡

與陳繡山

仰惟承家節操為政風流古之人與良由忠信為主而精進不已望其氣大廷尉復生也孝德隆重今古罕聞某也在友而㛹厚幸真切良慰良慰昨者儀物周悉不

鄙寒素人皆為區區榮之僕豈敢忽金紫之光無容加喙但腰笏攬有九華獨在中邦之中古馮翊扶風也以斯德臣典斯仁土足以成君之政豈惟崇階寵服之照耀一時哉思往彼一覲藉君以為東道主真千載奇逢惜乎時過身朽心有餘而力不足也

與阜廿三二首

疎懶多病之人不宜在官解去之意甚久不謂今日始遂秋涼明春即圖相見欲展墓也未閒先此問訊掌珠

之慶何如豈工力日費而取採皆不堪用耶凡人五十以還皆老境也可以行樂者並須留意會時幸以告我僕僕世俗遠之為得不知執事以為何如脫冕之日即思左右恨不能飛至一會無任保愛

二

端居寂寂忽奉手書遠慰寒灰之下盎然春生文舫遠惠並皆珍感卑人罷歸實坐鄙拙不能低昂時變方為知者嗤咲高明翻多許與豈人各有見固不可以皆同

耶抑亦愛我而忘其失也臥龍山碑愚民誤相戲謔何至知親如執事者亦復藉口可愧可愧容歲垂橐入廬方賴世勲之禄以給饔飧且恃以無恐今又以例裁去兒女輩時有菜色俯仰不知計之所出先祖母尚容食僧房情事之切何以過此空乏之切至不能跬步而西也奈何倘肯於燕閒之中以區區十年心跡反覆究竟吾之隱微將不能逃於深識之下矣匆匆裁答不盡有懷尚容另布

與張太守

饒吾父母邦也虛冒美名其實為貧為瘠間有裕者勤儉失中有葛屨履霜之象故民思豫恒以不得賢太守為隱今遇閣下臨治吾知庶之富之又教之矣其於新政未霑一日之澤何以言之吾所知者江陰之政羣姓仰若慈父至今惻惻令以邦伯之尊臨之取已然之業輕車廣路不問可知其善願以不死之年歸來展掃扶杖一觀清化老逢知已林泉大快其樂何如必先為鞠

躬再拜以致公賀然後稽首頓首為丘隴族黨以謝其私又然後登芝山望鄱湖弔古論今以伸復頻年之闊嗟乎太平野老百年一遇豈細幸哉久欲布此惜無人便又恐郵者匪人或藉以利其私顧反獲罪用是遲遲然未嘗一日忘吾水木之本源也真切真切但此郡民夥政繁訟獄亦劇未免勞尊幸為道為民加飡加攝為慰

與張南五首

得來書不能答几慰下第有程語曰天老其才其理本是然惡其熟又惡其妄悅人不欲以告只可曰丈夫用世自有時也野老私心誠憂吾子騰踏含我令若此倘能西來就一師席吟眺往來一如昔者若一夕僵仆斂予手斂予足遂執予紼又示吾二孺以躃踊之節期至則為吾題曰此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又招號社中人合辦兩石勒君所為傳一置寒泉之下一置瀆南垣上仍煩為祝之曰在泉者陵在巔者谷石乃合瑞傳以永穀

令吳興人知有張君也他日君陟華秉要將盡友天下英賢或與之語南垣子生若此吾傳之若此其終若此事有定評又與傳合然後捐俸資握椒漿招予於司空之門曰歸來乎歸來乎吳興南洲張氏子兹一申久要義乎有友如此某將淒然颯然登君之筵歆君之奠食其芬芳將貽君以福有如此石傳曰使死者有知生者不愧其言可謂信矣不然以君之多聞猶未得禄養以奉壽堂何以取必於天天不可必徵之人事諒亦終不

相負惟君子自信自慰

二

區區吳行修納婦之闕典謝得孫之流慶耳非成禮而退無可以為君告者獨會文衡山得渠走筆為書兩橋記於石且書且酌且教且謔文雅風流沛然可槩全吳將竹堂蕭寺化作石渠天禄此亦可當樂事竒聞之訪弟樂過災生梁上君子一顧四壁蕭蕭所鬨更竒幷附博一笑

三

讀來翰知念我懇懇思致如泉筆力足以駕之九夏炎蒸彼此之貺略盡即可作除煩滌暑之方矣此處知君學術凡人遇炎暑則發狂大叫以己私肆怨於天大可笑也除却之法古昔有之相君坐政事堂偶大政填委煩躁毒烈幾不可解適農人自赤日中來相公勞之曰今日暑熾爾等何戡農者曰無因問却之之法農曰吾外無纓組內無憂思耘耔告劇則憩大樹之下日光在

東吾憩其西日轉而西吾憩其東妻鐺未至吾枕流漱石籍草為菌小眠南薰之下而妻餉且至既飽而歌誠不知相公之所謂暑者勞者愕然曰吾亦不知炎暑之所在矣蓋炎自内出者甚自外至者輕要在不使炎入吾心此却除之法耳一笑一笑區區能除九夏之炎而不能却隆冬之火豈吾近得良方自病後小悟也耶孟子有曰人恒過然後能改是知除煩却熱之方者矣人非聖賢誰能比此南洲夫子駕鶴選勝調氷雪藕蒸於

外而動於中衆人之所謂暑也是奚足哉偷安度日恨無一作可酬來玉亦是為暑所動也一笑

四

季冬朔日與弟鳳飲小飲得吾子書有憤惋之氣有超逸之思用古人奇合妙應之跡繼以鉛刀弱弓之喻所感深矣嗟乎古之豪傑逆者多奇順者不然豈人品相懸逆能致奇盛夏濃陰風雷大至激之使然耳讀吾子書悵想龍蟠震澤之陽雷聲若隱隱在吾耳矣幸自愛

不以順逆芥蔕於中藏器愈精所取愈大逆愈久竒愈甚老朽無成不足言也後會期以秉燭敢不如約麟雖衰病寸心猶壯君實亮之

五

竹窻臥語起我沉痾倉扁弗如也且有山藥珍味並感並感昨童子報瓮頭春釀初成聊致一樽風雨之夕落葉空山相知者多於此處拳拳更有生鴈一隻伴入古人有免斯首恐亦不須多也面晤在即不悉

與黄小峰

小峰令尹本易事者令則難事在逆境也奈何垂問拳拳一切鄙懐未佈客歲問書於時望亦偲偲足慰小峰之愛比命駕入山豈惟時望禮事之不足雖麟不免俱無廣舟使大賔匍匐小舫吾黨安乎其翁走階下趨堂隅擎拳曲跪者累日夜吾黨安乎如此者不可枚舉難乎易乎大都言此非難行之為難是以君子慎其易者也有竹訟未解閣下貴恙方寢支持之法不知所出不

得不加之意大賔尊重恐不宜忽所云枉顧村墟咫尺
儘可從容毋煩過念閩夙有廣牀近有奇石佳哉適哉
游歌之興生哉漁哉樵哉仙哉小峰得之不知獄吏之
尊李亭又其下也

與吳行可八首

昨日成舍舟中羣譁衆謗以取吾帶病息奄奄非此則殘
喘不保一笑一笑方為吾帶稱幸今得園於文章之腹
不謂其遽返只勞我充吾僕僕耳有罪高麗紙竟何如

閤下為程山作葬保已不理於口令又為吾徒作書保其亦大不理耶今欲引玉作瓦投之計豈不知學士之不可幸有保者忠信不減季路吾無憂矣輙具稿求教

敢問午塘信邁當是何日拱聽嗣音當並妙翰而下繡山先生亦不知何日可正講席有懷懸懸昨龍子過余言跨塘李子之愛感感皆本充吾會中叱名是慰

二

日者樂甚明日夢夢醉中忘其所謂樂者世常曰景星

慶雲豈不高朗獨許身或有不然觀莊懿之於貞潔其授受之真托明雲星其義深矣讀吾子之書深有感焉今不盡也只以前醉中意一言之凡親誼文雅風致常不能兼是以大烹華筵皆無真味難與俗人言也若夫一名散齊老少一鄉一國天下無不可盡惟午塘能然蓋玉堂居養不凡渠又品格本高故八面皆可觀且今子之才之氣實似之異日躋膴仕到通顯西掖梧桐之下當自見之今所造朽者畏之矣幸益自愛殘喘無故

姑與子飲酒而已

三

秋仲八日麟偶得生魚銀刀錦紋長三尺有奇聞高旌薄暮方到兒所奉教難矣明日視魚雖在淺水猶能跳躍新酒頗佳予既烹而食之弟過此聞教不知當是何時耿耿奉令書言近事甚悉藏鬮一節語涉嘲誚不欲聞者只以大杖撲兒便了其敘述陳氏兄弟大强人意撫州必過家計先得一會甚幸甚幸繡山處正欲致書

辱示慼慼一二日貴上獨長技十事敢一較否久不得面如此青春何端望留神若能白戰夜分東林之腹爛其盈門大可樂也近作内光小亭頗有次第不敢不告

四

辱垂顧慼慼今晨困不能起即刻初平謹具狀三陳踵門謝過無疑也獨重幣藏之不謹或有他故村童無可使者敢借重為言平生幸毋往返益重吾過不敢重役坐無鬪無藝非有它也從容當更有復若三先生已行

望充吾轉達則命小僕持回然不受之情不謾初見繡山又見東山又見皃川何廷尉高門之多賢耶麟心甚驚麟無以自喻喻之吾子吾是以益知漢人曰高大其門閭亦不虞同生而親見也豈惟婚姻之私好哉坐以繡山屈小充吾罪罪

五

吾不能為此役也久矣今諸君欲之奈何其中差訛理謬想孝子仁人必有不堪然託匪其人咎將安歸草草

具稿塞白可愧可愧昨拜蟹魚諸惠正謀一聚而客之過我絡繹鄭校人曰魚既烹而食之即如不烹亦不可以獻惟有旨酒一罌香橙無恙長嘆耳矣誌草頓達之繡山先生古名士如錐處囊中豈不穎出痛改一番尤示孝德麟書名固自若也千萬千萬

六

命揭永思思夢中人命兒作書書夢中語愚父子皆不足以成雅志竊覰吾子之操修則日孳孳也所命者或

溺於愛而不加察耳只痔疾稱痼豈真痼耶毋乃懲子陽之失而明其似耶昔者平江侯患此至不能朝謁上賜輿而詗其坐處上見其朝曰爛屁臀老陳來耶亦享高壽其終也以他疾幸毋過憂第二件可愛之物被他阻當必兩刀肆㱟可也意者為充吾法家拂士因謝塵勞日增問學不為無助夢覺陳編不在雞口而在牛後且日相追隨而不離者畏寒未能親造堂隅亮恕亮恕

敢問痔毒近何如大凡魔障之來已非一日其去也亦非一日及其既去計其復來亦非一日吾不為子憂令日之去而憂異日之來若然當移令日之心以處去後之日則痔不足慮矣前書云云毋乃憂之過乎不然何以擬其倫程山痔漏至二十孔以上不聞設戒所謂國大而忘戰也令子之痔所腫痛凸出此痔之常因是不堪而警戒猛省為福豈有量哉即日增減之狀希示及為慰外龍尚伊留小冊在坦令作字已胡塗數字不能

傳至烏鎮二君厚甚問聞不少敢煩致之

八

昨會孔樂不在麟在風日客因暢懷自成惟耳當是見花見月凡春秋日誠一圖之何必索取宮諭之帶然後快耶高麗紙亦欲化去難保也才子如虹之氣麟衰颯久矣與有竹強誇鮑老當筵耳昨又以過飲致搆寒虐蓋罔念作狂更將奚尤病榻閲邸報荷覲英主名將命德討罪一段新奇號令宛然截瘧良方也望日麟似可

郤枕幸一過我披輯邸報次第講論以開鄙懷感甚感甚子明事正自難復何以復之所貽書燈其光有限制類匡衡之壁專照一書類孫康之雪若減十年當夜夜坐其下也感仰此器興味不淺

與張石川十九首

奉到教帖因締思之閣下本文獻邦中巍然文獻家蔚然文獻身計自中歲在國涵濡文獻已光吳中知閣下四體百骸九竅無一不文觧想宿世有緣之骨乃辱久

存是以純文被洽生死得所大幸大幸今觀所奉諸文雖醞釀多端其宣布則自川老結知以來漸露漸博至於融液浚翁開其端川老揚其波衡翁諸翁横其瀾老頭皮不孔不墨一箇古恠狂人强名曰善遭逢諸善類得之也百世之下將謂真有若人豈不可憂以川老任此公議必盡力扶持終惠可耳不然天下病之若教而不變先生法語巽語具在又知不辛則皇天降罰於時繹思將或不能自棄亦不敢自絶於天日乾夕惕庶幾

省訓堂下友也恐懼之狀何可云喻古沖文得龍池書
周旦桓圭袞裳也雖魯公家廟碑何以加諸想一代盛
時均有此名世之業獨厠名其中若天下慕之是以不
得公權之書當世少之麟見龍池書而不見此書幾成
子都之眇歸當造請曰川老金針撥轉瞳人矣學顏者
無慮數百家何嘗到此幸甚幸甚已借得脚力不復可
留只道得文獻大凡三星良金見令得力一碑巍然所
助不小萬感萬感

二

仰惟先生素愛已深入麟之膚裏發諸藻雅若草木受氣於根而以秀以實於今至鶴壽之來鹿門諸項處分極矣不能名狀惟時祝千歲願先生為壽域中第一人也忽忽歲暮仰計華誕不遠跛人抱膝未獲堂拜會周甥以其母之故至此五潤不減褢敏可以代僕託其造請麟已拜渠渠必能拜公千歲千歲千千歲麟已遥祝薄儀馳獻伏冀鑒存外平山真筆一軸隨上世苟無仙

則已有則風神固應如此望其昂藏飄蕭健步彷彿石川但不冠忠靖且亦書有小詩非慶壽家法不文而真朴有如此圖幸以知已别作一項區處庶木訥之士有措足之地也

三

先生高才仙蹤汗漫豈以户庭小水為念令厄之瑤池弱水豈必真在海東漢人告其君曰乘轎謂非忠愛不可也麟識不逮古先生盛遊敢一出息令聞燮諜諜祇

令社中責公取友之無法且仍前不敢出息第五體內
驚外躓有可憂耳公昔却瓔方之脫屣傾檣斷檝則楸
枰之有鴻鵠豈真能動公之心益公之智列子之風周
王之駿不宜馭以為常念之念之伏計震驚已久麟省
候不至不逮門下結草諸臣多矣可懟可罪況也無戎
麟復何言令過吳門正當趨謁請荆又不獲盡蓋安仁
丘隴亦疾風震雷之驚此行亦抵自救久當盡得鄙情
令不克告麟有 一言此後事在得已望有出從橋無任

拳拳麟更有一戲談蘭亭不以贈友或爲蛟龍所得麟之於彼孰親不能不辨即有副本脫或見詒亦不敢拜前車之戒麟敢蹈耶一笑一笑辱示和古諸作奇氣駿發犯濤之力屠龍之手觸之愈壯不可以駑骨視騏驥也容有自閩中來造古沖太宰第道彼有事文不可得公之雅文已到感激感激銘於赤肉團中墓道禮成一併叩首

四

承教種種𩣡縷細孫所荷尤多徳澤汪濊流於世世人羣罕有跛子何以圖報昔書已言實未一踐不幾于漫乎大都厚施沛然河注一來澗滿再分池溢量狹氣短者圖之不得令致箬溪雄詞語甚褎軸甚侈與石川之作又益以趙岳諸家照耀小堂五星聚明也山丘一圖詞翰古雅風度清真文光觸天半面中存不記圖像出誰氏之筆其黄生手何當何當川君聞人録及庸愚常百方區畫傳示浚川之文已得即欲轉之古沖風動鹿

門有作又曰併寄若草木因風以聲其聲相振動不可窮矣洋洋乎渢渢乎豈一處耶浮沈離合極於生死可謂備矣天生君子人倫藥物麟獨暝眩其中何當何當誼分須直造省訓堂下千百叩首惜右足未平左足又作奄奄之息僅可待浚川之銘上石親齋即往泉泉百千癡瘴懸於知己之手不卜何時得與判伯楚東所刻公典喬篆併合亦吳興盛事錢虜所未覩也只騶虞之徒能敬承否承否有命川公之施又何如流會委于海

有德如海報益難矣弟貧子說金分文不曾到手適友人寄牡丹詩云自信紅粧好其如白髮何川君念之

五

鶴來奉示何詳生人老病耳比示盡之有出於四事之外者履述一篇衮褒肉骨曳出常情方仕途匆匆所識若半天下令不食之果幾何元氣攸在懿行不羣夫子行之珍重珍重初槀已付本公遂有寬限之請意者秋以為期若然想應未殂吾事濟矣夫子為圖不朽若投

嘉種於地后稷配天不在克商之豈務本者感當何如況峴山之會自君作之何如又惟衣被朽夫皆吳淞絶品不特山蠶緆紗如此功德如此施予膏同湛露廣若滄溟弱草纖鱗麟也天焉游焉耳矣以善養人今世無聞石川有焉極感極感求之人事在四方之外也麟也兩足蹌踉兩社未出石川之德未報浚川之誌已到曰病曰死曰苦在麟一身玉峰懸弧之吉乃援衡山之例而我上下八衮生且老乎諺云油煠青魚破了膽自家

有苦只自煎也一笑一笑麟苦報君之難耳足疾次之古沖太宰作文事有南平吏詰湖州府二守伍魯齋處來問履述而無書必待於似樓而得於私淑伍則以為真傳腆儀並下索履述甚亟想執事大篇已往而乃復有此意者伍伯乖念之過遂紛紛耳嗟乎稿苗不厭多雨弟湖人憂澇有望月之喘也知之知之伍吏去五日而鶴至想古沖不忘面授之真夏中未可得文當太白于三三六六之間吾事其有秋乎附上浚川先生誌銘

伏惟垂覽

六

麟平望別來仰而思之公心何厚麟報何疎能詳癸丑一歳即可盡百年公案麟沐浴甘雨舉世莫知知麟苦寒則示之以深隱之豹至於喜雪則遺以可嗑之𩜾區區懐之有生之年喫著不盡也一扇清風使人䰟返故鄉豈真饑寒之中骨哉匪麟有是心拙妻亦有是言垂鑒庖丁出先大夫之臣似樓舟中更享其所和之味奇

甚奇甚弟大賓在前咀嚼不暇味有不盡鼋鼎僅一染指歸有餘憾麟有乳羊而不獲烹不逮峴山多矣藥物一中足慰愛才之志君子豈真以飲食為輕重哉來示云云甚得道理公能于馳驟之際雅中和鸞之節王良未必能如深服深服畫冊精絶不凡使予塗抹可惜若兩徵車又奉宣無法俱損雅志似樓公得之必曰張鋇臺老矣何以災此奇物麟直愚而已矣因命作書頗不愜追思衡翁嘗以祝枝山數字見投似亦勸麟進步令

思之已若夢中煩盛使為訪求他日有命當一二似老馬思奮直一笑耳春江畫冊遺行煩鼎言謝曰明良在上無凍餒之老矣況食天曹之玉屑攜似樓之佛手雖王母蟠桃漢皇仙掌未足踰也八十本非奇壽此後或加日月端由君子同有是味者想同有是謝幸勿見遺

七

嗟乎區宇本大禍生則小人道本強不修則弱北敵之患東南何與今日倭寇與北敵何異人老計策可笑由

是財賦之鄉化為戎馬不知何地化為財賦今倭有轉箭之驚將無徵兵之理况沴氣相召穿窬作於比隣縱橫生於俎豆是則患在几席之下皆北敵南倭之餘毒也敢問公等罷兵息民當是何時石川入贊廟謨揮戈挽日固未可必辟地辟色古亦有東海之濵北海之濵聖人居之踰河蹈海或為廡下之舂或就步兵之酒逺而桃源近而醉鄉皆商山之類也此則人人可學坐而待亡所謂遊人莫逐吳宮燕吳宮火發焚爾窠菩類為朋

更相勸此其時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豈亦權謀術數之鄙却走馬以糞天下未有日也出位之言不名

八

仰惟君心何厚初東夷犯順無州不到君州鄰近若憂家之徒進謀總統退飭墉宇日無暇時世家如此郡邑亦寧乃灑然若無方以區區上塚為念問遺既周面示尤切至損詩酒之資以壯行李計別後當坐對空樽日嚼杞菊豈不自苦奈何天復苦之毀傷屋廬爰及琴書

毋乃闊略之甚納言不需君禄久矣今又若此已若無家豈無厚禄故人或知之當一處也第孝先之腹便便萬卷固自苦耳天乎天乎大任未降空乏之先至比來揺還筋骨心志煩煩可知方闢變之初謂崑有巖城正恃先生知我我可以宗而主之高松在前女蘿施之豈料桃蟲拚飛百城振動麟歸至金衢鷲勢湍飛士人行者皆舍舟策馬有家累者皆舍館待定麟以肐肐琴劍車輕路熟不吟不眺身在暑前災危得免只到家惡緒紛

紛此耳鳴腹痛只可自知不足以黷此中治送終之事坐以待盡入秋體力差可又復謀生乃專人馳候因黄子得見風雅之刻厚心忘已何以為喻黄曰石川老先生處困而亨吴中衣冠企慕風神超逸社中諸賢皆不逮也麟乃曰丈夫不淫不屈不移此公可謂兼有之矣麟陽山風濤之變有以知之惟其定耳近來啟處何如行窩何安仙眷郎君非僦居可廣及門之客幾人想揮毫吟灑不讓杜陵歌叟庖丁能無改乎想勝事固多不

如意者亦有汝明曰滿城追崇如雲如水老先生如神如佛不知飯顆山頭亦能消滅蒼耳藂中豈無勾慈微服不如佩玉理也麟心懸懸麟於此當東而西亦運數使然今名臣開府百司生氣大綱大明沴毒全消獻功奏凱以舒主憂君等秉筆書勲以酬大業劬勞安宅只旦夕耳麟以老骨出遠自危自恐生意無多常夢夢也此中友棟塘於石川甚勤以為區區如侍左右麟粗復不詳棟塘不解得真耗可復之天目山人非草草者棟

塘文物僅有一樓亦厄於火諸不上樓者猶存淵明遇火令和陶之作墨色尚新傷於虎也何君子之多難耶想文明氣象宜爾近石菴宮保亦遭鄰火公拜之風返百物無恙只此當永光社長靈光巍巍不可頌耶麟何以諜諜憂切思長不覺覼縷又思先生一航常似米家如蘭亭護持者尚多汝明載曰坦中風雅當如煨爐之餘亦可以例推感石川不事家人生理僅有此樂用切拳拳恐悦生之興少損為先生不樂者累日陳禮並同

雖然人物之妙實存乎人至於玉體者監識百靈之主可置一嘆於其間耶況八萬蠻箋到筍天趣出諸手中豈若他人託形影於糟粕之餘世澤汗牛敢附一問

九

鵜壽持種種文教義聲感感正義未詳私懷憤發輒一披露麟辱交盡一世文儒無慮千百蓋上下七十餘年乃得納言一人心有隱憂每每欲言中止者無數僕之上世自南陽奉公家監鎮興安宋開寶八年迄今嘉靖

戊午世自千三千九歷常衡權度春夏艷桂振一字一行凡九傳族人在安仁烟以千計一烟奚啻一人吾蔭常五公位下僅生一人傳之吾父不絕如綫比兒牖及序得孫十三嫡孫祼卿曾孫曰騶虞辱奉百字令以侈大之黃仲之繪圖製詞是也麟濫登八座今得年八十有五仰而思之何以得此於天哉厚幸厚幸難言嗟乎逝者已矣乃有夫子自同官以及同社綿綿延延上下垂三十餘年前後引之左右翼之過則抑之善則匡之

疾瘥顛躓則扶持之無所不用其恩蓋窮古今而一見也麟何人斯而得此於今麟今血氣澌燼奉君惻惻有知豈直世道衰頹不以麟之不肖而委成大誼若此持公論者或曰君子之過不然者則曰彼姝者子何以畀之是則麟有罪焉已未在即君子察之善哉白沙陳先生之言此身乃一大皮囊包裹一塊骯髒骨肉麟以此較之光明洞達靈扉一點貴賤懸殊也夫子之杖夫子曳之曾子之簀曾子易之豈無所重歟古曰不死於婦

人之手豈無義歟

十

麟得延年以石川之仁也只嘗遺我以詩詩曰八十七年佳世新春即其時良苦良苦雖然或麟忝竊之過歟抑知已守約之妙歟恃愛一請寬限垂示佳篇小字精妙付之兒曹寶以傳家大字付之表正以張斯文之盛春分前後溪公一來終前約以衍來慶不可少也麟今日食似增肌肉似減以服天王補心丹而然或者市藥

弗精合者偏重望吾契諶忠信之醫家合和一二斤救度梁孟敬老狂百歳可得麟也踰梁敢忘今日之恩春得藥夏服之秋則生辰吉凶若執事或有勝遊麟將諶之盧扁必開此關幸執事憐之若勿藥得年相見一笑老聃彭祖人耳豈以梁孟敬為必可則耶不識張果老以為何如鶴童此來真若華亭仙客因其復命忉忉祈請不厭不惓以俟後教

麟欽服大義自君之終慕也若移之於友久要不忘麟

媿不如省訓堂上烏衣從君直到廬居若久要見之行

事其梓堂乎惟斯二者今之君子所希逢也有文章納

才俊遠聲利脫塵凡又皆出格麟恨不如檣上烏衣隨

君直窮牛女今年二社再下吾樓大書大作大餽又十

倍平時鵂有衣鶻有容妻子霑恩並使不朽何戡何戡

賤夫婦所自謀者則速貧速朽敢僭期如是之深長乎

反而求之久要實源終慕根本盛大其誰知之麟也太

倉一梯明牕一廛何足以知之收拾所施高於天峰閣於五寢麟如折足之鼎觀者皆曰不祥麟亦莫知所處君能以朴約自待麟將宥密是圖所謂庶幾終譽烏之將死其鳴若此惟一聽之令書云云別楮具答粘連啓端首東所謂不忍遽違麟有甚焉中言五峰上逮玉峰竊有未然葢丞負五峰也餘左簡端不盡

十二

一清谿堂佳勝豈必重陽客有狂者以菊開為真重陽

請一移之第區區命落奔忙是日約菴夫人下世音至
本至親又故里賢母以初一受弔令過期已久不安不
安漂有高賢繆南村者令終已葬此老孤介出羣南宮
一薦即還不受一命不需寸禄潔如圭璋宛然銀臺老
臣但欠一野航耳矣死之日囊篋蕭蕭己為立一髙
石題名然不敏于文公一麾毫數語可乎墓有宿草麟
未一弔不安不安家碧橋陽橋有馬竹湖者光禄少卿
守職逢怒賜杖而殂交親憐之訃至月餘同家有馬孟

河吉士於麟拳拳交知不在天池超山之下麟中抱紛紛生老病死種種麟今如在淖泥一足拔一足又落本圖避壽諸公逗阻然燕峰則遯鋒也納言則無適不然遂不可脫豈盡一歲皆生辰乎人曰得年之幸麟曰與死為鄰一笑一笑一諭及衡山五湖則川君所同本春社即思叩頭只淖泥不可出耳即到清谿豈待招號然一揖而退病死甚於生老不然則滅信犯義規者至矣念之念之

十三

麟今已宿清谿谿畔正不知川老何在能為一出否之舟之力乞假座覓不能如身之使臂當東而西一程分作三程逗留迷程不與焉乃知仙舟之妙匪獨公之高朗信義過我也專人馳請不一一生麟頓首石川老納言先生門侍只以古沖一喜心緒一亂彼此先聲約信津梁遠近非主管名勝之神鮮不滯左林下與通顯相接甚難惟公注意

十四

拏舟特造一終鶴壽之約比至則行窩主者入杭賴春洲禪師典却袈裟不鐘而飯不甚寂寥以内外有爨不能恭候而去留一二小物在中即横塘家名工計刀尺之義惟川君垂亮恕君感君無限幽悰盡化為三枚兩謊取醉而去古沖之行相見非遠山門冒雨草草不備

十五

秋社上下情況寒露日東上云云比至清谿與春洲擘

蟹剥橘悵仰之私一束付春洲和尚云云皆不再黷弟徘徊吴門為日頗久長年三老與官船不同襄敏之内難已寒而古沖之徵進漸迫吉凶不容並行況親戚兒女相期日久容有能為雞鳴者則度關而去彼中必少淹留五有堂前恐是會期也若古沖與川君有約不可以區區之故違左自毗陵至金淵不三四日而返麟必遵舊路而來正亳州奏凱淮海澄清之日釃酒臨江行者居者均承萬福與執事平望分攜趨歸刈秫造桑落

之酒為八十一歳之計公許之乎解纜閶門雖若悵往實有後圖伏惟照亮

十六

苕城覔舟翦鳯如彼跛鼈如此可笑可笑邑中長老聞川公之使即如公車之至過者紛紛拒之不敢甚嚴葢小狐濡尾之象也短翮能脫蓬蒿十三日可奉接光霽也此非三艫脚船不可尚繫他人籬下嗟乎麟讀傳時方歎息殘生何由一見君子君子至止乃從事不敏私

恨以為失禮公論以為負恩蓋蚓蟠泥中不能奮此升
天翼也即時努力想人生會合有數其消息彼此全在
川公至教温然春至固當敬趨况雷丞之言克謹王事
孰謂老臣無狀不逮雷丞接浙就道謹順來旨盛价畏
容苦言先狀先狀謝過伏惟照察讀奉侯沖公之作神
爽飛動欲次韻未能今以聞名之語書上儻見大人亦
眧此寸赤獨得罪社長吾無以自解者均惟憐察俚語
上大作小註曰峴山云云今已辨乳羊家有舊醅可復

共乎只恐十八國諸侯皆在峴山之山殊勝之寺非吾輩所有也一笑一笑

十七

春别以來聞動定並佳大慰大慰䲢衰病聞謦不堪兒輩燕雀處堂事多名亂難言也遠慮小記别楮頃執事有移家之勞又紀綱之臣駐劄在彼封疆之臣畢會旦夕咨詢必有四方之客鄰架法書名畫不得相親恐不獨陽山風浪之為祟也想髙懐吟詠不絶異時聖人省

方采者得之曰詩史此外無良史矣但野航未得西來所謂孤舟盡日橫也惜哉惜哉此際善人憔悴屬當隱避善畨加餐自重自愛非復常談麟也醉飽耳矣周來得教當熟復不然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周師慎言力行善業匪惟兒輩得師吾亦得友信如納言所云會乃翁致意已得古沖太宰文皆先生之力也行當録出以聞附告

十八

計自伏枕盲者放歌以迄於今麟聞令番秋社甚樂惜哉不與聞罪我者甚切麟不與者三如之何其不我疑邪乎吾情如耳鳴安可使社中大老知之即令不安之狀無以自喻所恃者川君一人如一木之於顛厦如不可支則亦逃之若桃源可矣又不可得則無何有之鄉乎二者不知孰近又思區區明年八袠近可知也必如是可以無責於世君許之否乎麟罪人得公佳圖佳作又名示吾子徐生書云有深刻在彼雖未即拜領譬之

渴者已入梅林齒津津其將下咽知恩知罪獨不知報謝其老馬反為駒乎其不辦之衣乎麟不能即逃將謀之浦海濱鄧梓堂儻能垂憐釋我於清涼之淵雖非無何有之鄉亦一社東之桃源也我之於川君猶夷吾之有鮑叔豈惟今少雖古亦不多幸勿以苟簡朽劣之失遽生疑貳麟在投杼之時維先生念之舊疾又作不甚害事然亦無好懷值襄敏人行匆匆諸不能備先一禝罪並一謝恩嗟乎自雲峰家蒼頭來奉覆舟諸作以至

九月授衣可謂非久麟罪何言周人飯罷它不一一

十九

道逢鷦子川君之德至矣盡矣即當放棹而來第此出本以述職者例有一見持三日糧作計不遠高照高照嗟乎頻年慈惠珠玉盈箱一筆褒褒星河注室皆非尺楮所能云喻惟是登堂叩首少似承籍之法不即死滅不食此言幸容還山授衣與妻子一言一年生理亦殘喘所係非肆為遲緩以重取罪況華誕尚遠均在可寬

鶴子告僕云云君子恩信如春陽播物豈尋常尺寸之仁哉只硜硜小人應接不暇君如湛露麟非豐草瓊珠下溉多狼籍耳北城擊柝月暗寒更新兼節制自宜奉之燒燈別鶴極草草不足宣布萬一惟有悚慴

與陸北川

計自秉節西行一歲間三奉仙語示明誼重士夫進步者能左顧舊老或有之萬里一言足矣所以杜老曰安穩高詹事也若今者有死生骨肉之誼稀承稀承仰惟

鶴山之石升菴之跋不謂頽齡繼見德心藻範當與鶴山並永古人或輕富貴而不能輕此必有所重石渠天禄金谷銅駝加災於石非不振躍較之愚溪愚谷衡山湘水似有不同想心遠地偏造物所不靳者故幽人豪士得以騁其奇氣特有取焉不然禹書何以獨在鶴麓鶴麓非禹故迹乃自衡西澗谷中數弓之下疏剔磨洗而後得博雅君子考古辨訛而後傳几以隔人境其天全也閣下矜念衰窮固已私矣因使我古沖制作不類

草木獨區區受賜也哉羅池廟碑韓文蘇書豈一賢所專力者麟何人斯濫承此美何幸何幸令天下之士豈無託名鴻筆如區區者百世之下豈無光怪奇崛以斯謀斯業酬君者傳奇之事自昔皆然第遇不遇有幸不幸也惜乎言行膚淺不足以煩北川大儒是可憂也

與陳楝塘

麟也瞻戀難名或偶言之與內傷客感相值涸我本志匪肆則渙即有不似患不在固耳嘗與先生期一私晤

卒不得請以麟為一物與先生格之已格而致其知誠者誠此正者正此至身而止計殘齡無多或曰後是可蓋前愆先生許之乎不得已而忘而愆猶之可也得已而忘而愆將不為君子之棄物乎自棄何言棄之不能以寸成物之仁豈不少損私晤非違公索隱以求異者良由區區受性偏頗又蔽錮拘滯或有四十九年之非居之不疑大可哀也今日高明滿座誰與圖此可仰而哀者惟先生一人試舉其一安仁展掃是也人禮之恒

胡為瑣屑江險道長人短考終命亦非細故方戰於理欲之閒非先生誰與裁決昔者康山有疑質之多所判決麟有深銘是以今日懇懇仰祈晤語不寧展掃一事念之念之五月還山生理糾紛理之月餘未復即此亦能碍人考終過此料理終事比兒偶庭過問之曰葢棺事訖之何人兒不能對嗟乎吾志不行於國吾學不信於友吾法不行於家吾夫子曰予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以是知夫子非游心於寂滅者麟今蠢然一物不

能自格而乃上擬古哲不必棟塘始知其非曾家啓手啓足不可式乎逝者以正全歸生者以德愛人吾事畢矣豈有友如先生而一終不我圖耶獨剩住月日不可前知潛窺大化諒亦無多令人動以衛武呂望許人劣妻子聞之遂以為真此等人前正好說夢第念麟之蠢學孔不如陽明師友學老不如慧巖主臣踽踽寥寥莫有甚於此時鷹虎二旋青牛一駕又非麟所敢知者深惟剩住之業雖小而多有不矜之累徂落之節雖重

而短人之命漸微不能無望於賢者治榔漆之未乾而金玉之音適至恩施種種一簣佳哉不華而莞此不易之簣也即納之所治之間當步拜乾坤正氣之門四顧尚有窒碍傷哉麟也不學無術守死罔傳善道罔功惟尊慈垂念卜一静宇聚以辨之學焉問焉其朝聞也乎

簪筆謹書

與張臨溪

昔奉義範於新第方之郡前之居頗遠囂塵可愛只朽

人匆匆不曾頻頻請教時有小悔幸箬谿在彼常得遠
書又有佳惠計所聞見不減茗城以盛德不泄邇不忘
遠也喜足償悔珍重珍重令因顧使敬候起居冀惟實
沓麟令七十有七茗城之晤滇南之書不知可奉幾迴
古語曰遠書珍重何由達信難達也老人尤難升菴曰
箬翁已還幸臨溪獨在蓋記一脈於仁明公不憚煩教
麟如箬是一箬也又恐縈擢在邇吾與楊子失望如何
幸天書至日勞一健走坐守楊家數日舊作新吟悉索

見寄已登鐵筆者每種悉索副本葢此中聒索於我者曰箬溪臨溪在彼我亦何辭麟素不以私干撓法家只此一病亮之示予諸件有小單開具粘連奉覆雖鄙瑣甚感荷也區區瞻戀之私不減楊子書何能悉

與凌藻泉二首

困憊歲餘得手書播然振動魔祟為之退舍喜閣下澤行於邑而道成於家邑政得之士論徵諸道路家政得之勒文伏想棟溪先生敦仁藻雅昭升上下可大受而弗

一小試含章永貞此仁人孝子之所不能處者勒文多矣閣下行之駿惠前修而廟有鼎彝不獨收著作之華勲也辱在切磋之下者豈以言語例論集窮得一小冊是溪長而深練如飛瀑湖月失其光而海風得其委敢以藍青俚說陳於賢喬梓之間哉力疾獵求頗盡卷帙掩卷病作作者一日初得而驚驚斯閱閱斯暢暢斯喜喜斯躍躍傷吾足足痛斯怨一心之微一日而氣候不齊吾病固宜也匪閣下大施設能奪吾氣吾氣先弱而

重以故義新勲一寒一暑雖十年前亦未能勝也是父
是子豈人人可跂及哉詳示腆惠皆奪於勒文失吾故
步大罪大罪

二

病寃讀二集日無餘力令晨少蘇再誦手教暢別已久
前後無論歲月形容常在千里追存闔闢回獲留故令
人坐春臺中百物芸芸彼此暌業雪消雲斂真健筆無
雙豈獨黃丞相蘇學士軒輊有雄辯哉令人加災梨棗

豈皆是物君既有此大美三釜三十鍾何足以為練溪有無哉孝德已詳别楮兹因所示書又復瑣瑣皆愛才之心隨得即興是以辭煩意復即刻又讀至凌溪父子璘珣輝映泫然淚下僕以令手書求公其管窺也乎豈惟昨病今日又病病不在足匪擗以慓而戚戚不已老心亦有時而跳乎此可與十九年不寐者言之也遂什襲而藏之枕簟烹茶襪履非凡聊以恍心而憂其真跳七十九歲跳亦晚矣墨尚未試玄覽在兹安安將不在

玆乎多謝多謝三見來使愿謹可念不畀黔陽熊掌老人二十六年事可勝慨仰

復蘆村孫氏

麟也一拜粗展而高堂百禮並加反身修省恐愧不已締觀有孫族屬之茂因承世德建祠之義非源遠本深何以至此祖母一人下逮吾門變衰為吉真河潤九里也又聞祔食高寢乃古昔仁孝之盛又里閈所無聞者麟垂死得之歸與孫曾言母家興禮如此麟八十不虛

生也當銘於世世麟不即死更圖後會即今感仰恩德豈一言所能宣

與吳月山

閩考最將北上雖榮行而勞擾也計貴任一考尚未有轉遷之者且京中故舊亦少似宜遲遲但執事之心決功名之際不敢多論想吉人自有天相登途保愛僕株坐溧城延師教子生理日微牖兒可學比前不同敢為至親告翰來論養生一事其玄關一竅中而已矣蓋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故邵子云天向一中分造化合二合三合四以至無筭莫不皆然所論藥物全是只無火候終非至訣苐古人傳藥不傳火其候甚難歸根復命正是緊要去處妙在存想存者存吾神也性也想者想吾身也命也存則歸根想則復命存想不已内照光明心不動形都泯羣邪退聽於是藥得火行不運而動不煉而化然後一氣居神常伸於萬物之上未論飛升大道不遠日月恍兮惚兮其中若有所立亦不凡矣真如聖

果子生淺見何足以知之綿綿若存惟翁留心下學至於上達必由心悟實所未到不誕

與施吾菴

日者晉拜草草然高門上下内外雝雝秩秩曠十餘年而喜見真朽人之大幸也歸路充然豈特一日飲食恩義之厚哉且掌珠之慶曾不踰旬麟又於此際及門豈亦湯餅有分之人耶敢以區區壽年為郎君祝麟能勉强適百不亦可乎一笑一笑貧窶無以為禮輒有金錢

以為佩帶之物雖一鈎之微而長命富貴四字或多於萬金冀如所言為慶豈有量哉吉行與吾兒謀作長亭之會事切阿牖當百計追隨不後如老朽之不盡於海瀆也真切

與李友竹四首

聞送喪之闢雄哉雄哉要得長興寧靜須猛將一員打合包龍圖恊力治之大則調兵小則畫法黄小峰也不濟事阿狗言眼珠打出隨即放入亦不分意必有此等

眼珠方稱此等手段漂陽蠻不足言也一笑一笑四山陳媽小浦翁北溪翁面上俱有掌痕佛恵面上並無一掌終是佛力護持今後只宜念佛

二

古云投桃報李翁遺我以李而今又有甜桃種種爛然盈筥雖方朔所偷未必過此勸翁圖之蓋真味真色西王母家空有名耳大嚼深感不自量輒有稷米數升漫往鱗見吾夫子之祀必有黍稷又出后稷聖人所樹麟

自勸工不在種桃之下倘少輟膏粱之味一頓見意若以桃李之門方之則大可笑耳多謝多謝

三

廣心堂蘭花盛開思與翁對坐啜茶風味不減野蔬亭下所少者肥鵞白麪適意處正不必事事相同況半鬢一來百年無事未卜歸臯丘開笑口董老五十造墳九十住世向後未必何如想天開壽域一例施行竹翁處二者之間真訣有聞幸以見教開懷痛飲毋負緑野堂

中種花本意不拒幸幸

四

東原吳推府已從箬溪之子遊於地下矣竹翁振衣亭成能來振衣者幾人闗山八千風塵一枢極目愁雲滿旌酸雨謂人生朝露誠易乾也可傷可傷今後遇飲須當盡醉不宜代之以茶一笑

與李養静

日來有牽牛而過堂下者令執事賜肉不以其他得母

戒乎古人聞醞即覆所食醞魯醞非衛醞也以其似耳今吾不敢覆以尊者之賜也吾弟為作脯曰行人得牛邑人之災乎亦苦於解紛乎弟如射牛麟亦作脯而已一笑一笑足愈當拜未間惶恐

與王槐雪

黷擾仙丈固云有罪然滿關秋色麟多取之而不為貪絕勝金蕉之賜謹謝雅愛更閧翁有不盡之情麟豈無不盡之意公勿真訝以為貪也然受用過度失我本來

又非麟之福矣何如

謝箬翁紗厨宴柬

紗厨之惠西林先生雅致出格若止以金贈公不受千金何有於此止以帛贈公沖素自如紈綺靡麗非其所尚又何有於此且金帛積亦能散為造物所忌昨見紗厨高爽洞達非金非帛而意興逼人静可游息動可徜徉春宜遲日夏宜清風秋宜明月冬宜獸爐溪山相映卉木交暉倚檻微吟對景小酌雖居天壤遠囂絶塵紗

廚主人誠為勝遇今日北邊告警烽火相望聖上祝禱以保社稷羣公夙夜屏息贊襄内事夏老居寵舉朝莫及而主人一旦震怒禍在不測使北騎秋高未退邊圉未寧君臣之憂殆不可解而公方養静東山透出玄關紗廚寄興莫可限量雖蓬島安期諸公亦止此矣地上行仙非公誰與耶更顧時檢道經益究玄理調和七情櫛節五味多蓄名香遍植嘉卉鶴髮朱顏優游百歳造物不忌大盜不取則西林先生之惠豈有紀極耶晨起

有感謹此附謝

清恵集卷十